

寧國府志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下

國朝

上操撫部院請改折黃連書

孫襄 宣城人

寧郡黃連一解歷代相沿止徵折色前朝隆萬時每勛折銀八分計價派田僅課絲忽後加至每勛三錢載入條編亦每畝僅一毫有零即明季儀曹割付所稱徵納本色究仍於三錢之外稍稍議加從未有採買百勛五十勛馳驅解部者賦役全書部院批回昭然可據

本朝廓清江南丙戌稅租粗辦丁亥院道定制解北藥材二十二味均從寬假戊子己丑小民安於四分六厘之編折輸將黽勉庚寅臺檄下頒陳邑令未查舊冊臆詳估價遂有加派之請然如派數懸天壤陳令續知時勢艱難萬萬不能收納在任三載毫末未徵今春縣示忽張通邑如駭即就宣城言之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下

一

如半夏乾葛前胡茯苓桑白皮等項二十一味照依原頒經制冊定價總計新增止一千二百餘兩特黃連一項以舊額一百七十兩之折而經制加至百倍有奇且現應本年惟正之供而併徵五六七遞加之派縱有司筮楚日敝米珠草豸之日其能空拳應乎戶部移咨謂積年黃連未經解至正項錢糧歸之何處蓋不過守故冊稽編稅於郡邑耳未嘗較價川連為寧民自有生命以來創此厚科也幸遇老祖臺軫恤民瘼陽春徧達莊衢頒定田式不使郡邑絲忽病於民間千載一時何能緘默痛念民生孔蹙地產告窮寧郡距閩二千里距蜀四千里安能以不毛之貢遙遙而盼踰江涉海之商航况際恩赦維新若蘇杭織造山陝絨橋諸解俱蠲本色倘通悉寧屬六縣此解舊額五百一十兩今新增合計六屬共五萬五千有奇併疊五六七與本年算之於是一年中勒限完納新增二十二萬有奇 廟堂聞之必為色動伏懇廣朝廷浩蕩之仁全億兆膏髓之吸或矜從舊制或量加酌議繕疏特請移咨部曹為民力拯不致呼蒼籲昊之氓有賴連莫控之苦襄與合邑童叟薰祝萬年矣

修城記

王同春 宣城知縣

宛城東北面大河西南臨山谷延袤近十里雉堞漫衍包絡原隰以設險洵巖邑也近且兵荒頽仍號罷邑矣不堪以力役征順治辛卯夏雨霪西南城圯址陷地者數仞廣四十餘丈越數日西月城告圯東南陽坡山城復告圯舉邑愕然莫知所措太守管公進余而言曰城重務也四郊多虞不可以旦夕緩而費且不貲民力竭矣帑有鎔銖宿儲乎當奈何請於上加派不可謀於衆編富氓不可亡論貧富家括一錢又不可抑守與令有土者也不可以緩余曰謹受教其盡汰諸浮費區畫以鳩工公復進余而言曰今將形民之力而有醉飽心喪以濟矣假令先徵甃後償價必無以應先督工後給餼必無以應董之胥吏弗躬弗親又無以應余曰謹受教其息訟緩徵尾我公以從事蓋公之爲治精明簡當多惠政事罔大小余必咨焉授余方畧甚詳彼此各捐俸橐多士料理既推赤心以與甃工約給爾價以資爾陶爾其母家母贖與匠石約給爾餼以贍爾膳爾其母情毋偷復囊粟以須徒衆每役日給米一升及蔬鹽之費罔不詳盡衆咸樂事赴功恐後公復乘朝考夕糾之暇率余躬親臨視更其老弱節其勞苦間其飢寒而嘆咻之日傍暮方返於是人感公之忠誠益競勸子來乃刻木爲椿甃磚爲壁而灌灰以實其中增甲倍薄雉堞峩峩矣計西南修築廣四十丈餘陽坡山城廣三丈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下

二

餘西月城廣五丈餘用磚料灰料木料凡十萬有奇工始於辛卯夏成於壬辰春是役也官無額費皆設處爲功以民力不以民財是以衆庶爭先成功不怨豈惟不怨且驩然庠終始矣余不佞從事雖勤非奉教我公無以及此豈非其澤有堪不朽者歟工甫告竣會公晉汝南藩憲以行宛人士爲謀組豆樹去思者不一而是役適成爰刻石以垂永久云

奉楊明府論復鄉兵書

許允成 南陵人

一切照臺疏以國用不足請裁撤分鎮地方兵馬以省供億萬一有事申飭有司訓練鄉勇自可固圉其意原主撤兵非增兵也地方原鄉勇在城有民壯弓兵在鄉有子弟民兵訓練之法在城則有司捕官操罔在鄉則有保正甲長演習在城者防城在鄉者防鄉即古昔寓兵於農之意固圉之策莫善於此明季因四方荒亂始設鄉兵每里養兵十人計入百餘人每一兵科派工食銀十八兩歲費金錢一萬四千餘兩民間操筋剝髓以供兵餉而充鄉兵者皆異鄉及本境無賴之人止知嚼民不知堵賊地方無事則結黨包恣有事則乘機擄掠民受兵害無處申訴幸遇操撫部院李公洞悉厥害查行革去數年以來始得安枕今年歲近豐四郊無警無故復設鄉兵徒爲擾民絕無實用前覆不遠豈堪再蹈伏懇老父

付以愛民爲心詳覆院道體察至而本意由明舊典務收訓練實文無滋設兵巨善合邑不勝感激

題請黃連全折疏

鍾有鳴

按

爲寧遠年久不產遠方購覓維艱仰祈

聖上法古繩今信乎四海錢糧項款悉照萬曆年間徵派誠唐虞再

見喜姓欲驚臣巡歷寧國府據該府六縣紳衿耆民劉維仁

秦國儀等連名呈稱寧郡古稱宣州方書所謂宣連唐宋入

貢元朝罷之洪武定制太平縣歲進正貢四十斤至萬曆年

間裁減其半止折色二十斤徵銀六兩其宣南五縣歲派黃

連一千七百餘斤每折銀八分後酌照蘇湖常價每斤加足

三錢派於六縣徵銀解部此萬曆年間全書并順治五年以

前會計可接也向操撫其疏人告部覆尙徵三分本色之一

但五縣原非所產卽太平一縣舊歲上連根已挖絕值今楚

蜀道使採買維艱徒累血比懇念窮黎爲民請命改折庶輸

將無誤民困獲蘇等情到臣隨行繳寧道查議今據該道孫

登第呈稱照蒙前因備行寧國府酌查續據該府蔡宗堯

申稱府屬黃連不惟覈買抑且難解太平縣土產既絕宣南

等五縣採辦尤艱所有應解一分本色黃連情愿照布政司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下

三

十三年定價每土連一筋價銀三兩二錢全徵折色解赴藩司彙解民樂輸將等情到道勘得寧郡六邑額解黃連一千七百餘筋外太平縣歲進土連二十筋歷來俱解折色全書可考這我

朝因川途阻滯亟需土連乃盡改折爲本是以積欠未完前操撫李特疏具題部覆八分本色五百六十九筋一兩并太平縣

貢連二十筋歷年積逋終不能完本道節行提比敲朴徒施

號泣求免本道觸目傷心如同瘵痛今士民公呈該府確議

應照藩司定價每筋三兩二錢誠屬至當但折銀解部轉發

別買難免水脚之費合無每筋除三兩二錢之外加脚費銀

八錢共合四兩通作正徵解以甦民困等情到臣該臣看得

宣南等五縣額解黃連素不土產惟太平一縣舊有黃連二

十筋亦年久根株盡絕明季俱徵折色至我

朝改徵本色抵差里民四方購覓但黃連產自真蜀今值路途便

阻貨物缺絕是以數年積欠未完前操撫臣李自芄具疏題

請部覆以編價既少黃連又非土產今所用不多改折三分

之二仍用本色三分之一併解此亦部臣軫恤民隱之深意

也查九年至今二分折色俱已全完其一分本色所編之價

今皆懸殊卽日事迫呼萬難措辦臣愚謂黃連必需蜀省爲

佳寧運民絕土產部覆所用無幾若以皮骨僅存之民而必

欲竭辦難得之物誠非所以計邦本也臣至寧郡士民避道哀號每斤願輸四兩之數此亦湯火望賑不得已之訴也伏乞

採辦追呼之苦而

國家稍充軍需之用矣此係地方疾苦不得不冒昧上聞統祈勅部議覆施行順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題

重脩兩橋記

施閏章

環吾郡東而橋者二曰鳳凰曰濟川始自開皇中刺史王公遜唐宋興繕類仍大抵聯舟為梁累石架木累脩輒壞橋之以石自明正統間知府袁公旭始公服官廉儉利興事舉不可勝數惟橋利尤永久當時翰林學士王英國子祭酒陳敬宗為之記郡人祠祀逮今二百年不廢以其山潦之衝也石甃缺巖隆為重淵上完下泐深逾尋丈非高工漁父弗見弗知戊申秋視郡事孔公問役所當與余亟舉以對公則與縣大夫李公命工伐石簡良吏屬耆老董役勸助農隙從事經始方啜而孔公坐他累當去義不中輟未幾莊公代至日率郡僚躬親畚插桔槔雷奮巨石石兩下蒸徒鞭瘵分醪割炙吏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下

四

瘁工勤築深塞漏拒水之砥崇廣如舊鑄金象物以壓眾族自冬涉春橋用堅實郡人謀為記頌莊公弗許明年己酉夏山涌九蛟平地水丈餘壞城郭津梁無算二橋屹然如山岳郡人憑闌叫呼曰嗟乎向微我公之役橋於何有夫創始難修舊易脩舊於將傾功與創始等非袁公無以建百世之利非孔莊二公無以永袁公之澤袁公故有像今敢不合而祀之以昭厥德先是橋東西皆官地碑亭翼然其旁舍守以橋夫禁重車母震撼後百餘年市民壟斷侵為屢肆架屋盈橋萬厯丙子茂子間橋再火欄石毀裂識者病之至是完繕始盡撤屋下令曰敢再屋以病橋者治以法然後延望敬亭巖若發覆咏李白雨水雙橋之句皆相顧色喜也後之人其毋徂苟安狗小利以墜前功則維我寧人之福於是者言盡數輩飭宇作祠且旅進盃請馬辭以劄諸石孔公名貞來曲阜至聖廟莊公名泰宏道東左衛人李公名文敏陝西會寧人其吏民與有勞費者與附載焉

府儒學記

郡侯莊公守寧之二年政清訟簡治橋築繕城郭以次修舉而郡學壞漏棟朽榑裂官師無寧字公奮然身任捐三百金

經始上其事於督府麻公撫軍張公世藩伯徐公泉司修公
提學簡公皆俞其請捐縉粟有差郡僚邑長趨事惟謹公又
命郡從事之能者三人及學博士率諸生四人更督遞駟殿
堂齋廡門庭之屬附祠之所整裝築垣塗墍丹雘益易傷而
更新者十不啻六七事訖率僚吏師儒行醮菜禮炳燭煌煌
若孔子之式臨而諸生登降與俯瞻瞻改觀皆以爲前此所
未有也乃屬余碑其事考志載府學舊在城東郭外明初徙
今所正統間袁公旭撤而新之規制闕偉游經脩葺以迄於
今凡以崇先聖紹末學也古之人自童子以至公卿無一人
不出於學自小成迄大成無一日不由於學自祭祀養老饗
賓聽訟獻賦無一事不歸於學此唐虞三代之盛也周衰學
廢吾孔子始於其徒習禮杏壇涂泗間以教來世蓋有所不
得已耳其後郡國各有學廟祀孔子宋諸儒講道甚衆書院
纒遍天下爲湖鹿洞之區絃歌盛於學舍於是學校爲虛器
師弟子爲虛名昔人歎息久矣夫學者將以復性而明道非
聖人之言不敢言非聖人之行不敢行也漢儒講經而或未
聞道今人爲文而并廢講經此司教之長吏大賢所爲有風
厲正學之責也吾寧故山郡地僻而俗淳盱江羅公汝芳守
郡時嘗聚徒講學而吾郡周太常怡貢學博安國沈侍御龍
梅大參守德後先倡明復有陳九龍履祥興起甚盛理學至

今不絕山是敬業樂羣脩明孔子之道後起者之事也諸賢
士其母鶩利而忘義毋茹華而吐實毋旁溺百家而荒六經
四子之言漸清涵濡以觀厥成將賢大夫之所謂興起教化
而多士蒸蒸丕變其在是乎是役也始於庚戌季夏凡五月
而竣費白金一千二百有奇上之者知府事莊公名泰宏佐
之者同知唐公名崑堯通判董公名查性六邑長暨幕職學
博均有助刻石紀名髦士嗟咏咸願有詩以系之其詞曰
隨峯之岡巒嶂之陽實維巒序形勢高張三徙攸定式廓其
彈輿廢百年英哲代起豈無脩繕乍完旋圯洪惟莊侯崇學
在魯宮大道未墜羣聖具存是則是
微天祚斯文康熙九年庚戌十月記

山門游記

寧郡匝萬山其磔礪而給訝者往往竅爲洞穴而其環山皆
洞交焉旁通者莫如山門巖石橫亘中豁如甃城高廣數丈
其西爲支脊峯內多平野山爲郭廓其前後高下以洞名者
曰朝陽曰紫雲曰連漪曰枇杷曰龍潭相距不一里許朝陽
者南向夷境戶臨三面益巖硯先生披鹿裘坐石室處東百
餘步從怪石中側而下墜者紫雲也窅深而明時出爽氣自

西北穿礮谷深巖可三百步濺濺聞流泉信炬而尋容南出山之尻所謂漣漪者也左涉山椒又降而中虛崖隙有此肥樹洞以是名其稍遠者爲龍潭天旱不涸龍窟其中嘉靖間土人竭水灌田雷奮龍見日爲晝與其水東北逕漣漪合流滙於港口其餘如竇如井多深陜不可入春夏水漲灌輸萬竅眾山怒號若考鐘鼓始入門曰靈巖寺有古木數十圍人稱瞿礮樹其新闢而卷者在腹曰鑿鐵在背曰竹影皆隨山架宇倚石爲壁曲榭層樓人蹈空際而所謂鑿鐵者又一小石門中有獅子峯倚天昂首環顧崇巖萬怪竦登余少而聞之將老而游春日旣佳歡興殫洽樂其洞穴之幽而多軒豁通朗給人游目類有大道而能容者時無瞿礮先生石室闔然然其人遁迹緇光不與人接而桓溫造訪物色使伏滔作贊溫故自可哉千百世下求斯人之車塵馬跡又可得哉庚戌閏二月二十一日記

重修張公標紙廟記

李文敏

城北五里許法露菴卽昔標紙廟也余嘗道過父老往往爲余言之然未能悉其詳及閱郡志南宋建炎二十二年張公果知宣州夜夢長陽土神告明午有漂沒城郭之難公至橫澗度告牛背老人當可免否則數百萬生靈其爲魚矣翌日公如神言往果見老人乘牛橫笛而來水亦暴至公哀懇不得請乃抱籍投水城得不沒未幾冊載一靴流至城北郡人求得公屍殮而竟之因社廟標紙遂以名其廟嗟乎宛固名郡官茲土者循良美績代有其人若公之以身殉民指可多屈乎哉今宛郡城郭人民桑苧椒衍屹然海內巨邦皆公之遺也從之報公者雖名宦有祀遺愛有祠若不藉此區區但自建炎迄今幾六百載標紙之名尚噴噴在童叟口頰間乃使先賢遺跡竟至湮沒不傳也余心滋戚矣考易名法露自順治庚寅始規制既定余何必不仍舊貫爰捐俸置渡升公像於上俾後之人人瞻而仰之曰此昔亡身救民太守張公標紙廟也庶幾名改而實未泯聊存余景仰先賢之意云爾於是畧紀其事於石以告來者康熙九年十一月記

西津書院序

吳偉儒 寧國人

昔孔子設教東魯一時及門惟子游氏爲異人既而季札觀樂於魯夫子以佳公子稱之及適楚游吳季札已歿爲題其墓於是探禹穴辨防風氏之骨此游吳之明徵也輪蹄輟迹經傳無明文然寧邑城南有夫子巷浙江有孔子廟孔子井詢其所以謂孔子信宿城中而巷名度闕而闕名飲井而非名讀鄒東廓文廟記詳其事則夫子之過此無疑也嗟手以

大聖人過化之鄉而賢哲不著於當時英才不顯於後人哉
寧自漢而唐人文不可考宋季吳柔勝與子淵潛皆尊朱子
學爲名儒僞學禁起同時逐五十九人柔勝居其一然淵源
有自實於斯道有獲理學所由來也及明世宗時羅近溪先
生守宛陵以師道臨民刑朴不用一部有鄒魯風王龍溪聞
而嘉歎之因至宛與之論萬物皆備於我相得益彰時錢緒
山以言獲罪退隱寧之獅巖三載著獅岩語錄先是鄒東廓
因義禮請倅鄆城與文奔接壤會磨郡守初泉劉公之聘於
是三君子往來宛陵接引既多聞道者不少邑士碧溪余子
坪石屠公尤著羅先生之學一傳而陳九龍再傳而汪崑一
文券諸生延請講學當世亂之秋日會月課三十餘年不衰
士之獲聞大道者非可一二數矣又聞向日諸先生開講時
各有書院龍溪於古猷建水西書院近溪於宣城建志學書
院東廓則有桐川復初書院九龍則有浮湖雲山書院況我
文券同夫子過化之鄉雖夫子往而羹牆如在也舊有鳳山
書院日久頽廢諸生聚會苦無定所至於我

朝康熙甲寅邑侯馬公來尹茲土雅志作人思復建書院士民欣
然咸樂輸資爰於未秋鳩工經始越歲告成中建大楹三間
後樓三間大門二東西廊各五額曰西津書院卽以是年八
月二十七日夫子誕辰進夫子神位以周程張朱及近溪輔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下

七

之是時朗日中天卿雲煥彩笙歌繚遶士民鼓舞駢集亦千
古盛事也於是率諸生每月十八日一會每歲九月大會外
郡咸集嗟乎夫子過化之鄉固如是歟馬公與夫子同鄉其
加意於此若天啟其衷非偶然也後之學者其無負此書院
之建哉康熙戊午
年八月二十七日

與屈明府言裁扣夫馬書

劉楷 南陵人

前衆紳士里民以補夫馬裁扣事懇惜轉求俯賜矜閱楷因
先未奉教左右未敢率爾盡陳數日求熟籌此事關一邑休
戚萬姓脂膏代桑梓陳情卽於侯爲忠告有不故默默者蓋
里役之困至今日舊例所應有如軍需採辦上下年公費窮
黎縱真焉殆盡誰敢不竭願趨命乎夫馬裁扣久奉部文和
驛爲然苟裁之於上而復徵之於下扣之於前而又補之於
後則在郵遞有裁扣之名而實仍未裁未扣百姓無夫馬之
責而終苦應馬應夫况補者一而羨耗誅求不過徒飽庫吏
之私橐非計之善者也昨春承示核奪楷適往白門未參未
議近聞里民言所徵之數竟倍所議民力竭矣安得不皇皇
呼籲乎竊惟侯下車以來作養人材振興學校除清供之弊

對分禮之吉善政多端每與邑紳士言及輒感歎不置實非
何所好也世事初行衆里民輸納恐後亦知爲暫時權宜第
行之已久弊實叢生古人有言能發能收則須通變矧侯蒞
任十餘載屈指榮擢在一二年間倘異日人情趨德輸納未
必如今日曉曉之口其誰能禁之相沿既久謂此弊始於某
時某人恐亦爲盛德之累願侯圖之倘蒙鑒念平生察鄙言
之非激審衆情之易安極惻隱之仁願寬恤之令或議除或
議減從此歡聲載道則所不滿者僅驛卒數十人而德澤徧
暨於億萬人俎豆且及於千百世較量得失寧不信哉或
曰夫馬旣裁兼比透支在此輩誠難但里下業代償三年不
識舊欠會補足否昔漁黔告變詭須急公茲羽檄不馳蕩平
在即揆諸事勢先後不同況此輩衣錦乘肥糜費無度不補
不足補亦不足所可痛念者惟牛穀不飽行抽其空之黔首
耳仁人在上可否伏候裁示昔呂察上書有云惟執事可以
聞此言惟愈可以此言進
今日之謂矣翹切待命

革里排碑記

賈有福 太平知縣

正賦天下之大義也非疆鹵暗上與下以無窮之樂利而下
之所致乎上者涓滴耳願昔之輸將恐後者今則追呼而不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下

八

前豈世代之升降果相越歟抑任其事者弗克審乎源流得
失之數而因循相習故愈久而其困愈甚也如里排之說計
畝爲甲編戶與徭意欲捐除煩苛與民休息其始非不美善
而歷年既多奸宄叢生弊孔滋起入於官帑者十之一飽於
蠹腹者十之九每值其役流離艱苦之狀有非鄭監之圖所
能盡繪者矣嗚呼道窮則變事盡則康苟非元老重望者毅
然有以易之其誰與出斯民於水火而登之衽席耶三吳係
財賦重地

聖天子晉擢兩臺于公某徐公某以綏我兆庶維二公釐奸剔弊飛
章以此事爲首禁

帝旨允行而大江上游又徐公所當轄公軫恤民瘼洞灼輿情行之
以實不以文以久不以暫仙源土瘠而民淳今見其家自爲
祝戶相與謠吹欣然謂此一舉也父子得以親兄弟得以聚
室家得以寧農不致輟耕廢耜太息於甕上而士幸催科無
擾清修於澗磔煙霞間也昔人云興一利不若除一害於斯
手曉之矣予捧檄再四惴惴焉惟不克遵奉是懼曰次其文
俾詳其理末旣勒諸石并刊刻成帙而
樂爲之言茲以誌嘉德於不朽云爾

重建鼓樓碑記

許廷試 知府

帝周禮載司寤氏使掌夜禁以星分晨夕而禦行人後世效之
樓之設想猶存此意也宛陵部署之東向有譙樓故址樓之
創始無可考第其世遠年湮樹傾棟朽加以視融肆虐遂使
譙樓豐碣化為荆榛无餘之場可慨已余叨沐

義也卜其地宜興作有益於民爰捐清俸鳩工庀材委募員
丁應翰董其事余於政治之暇亦不憚焉為規畫料取
堅樸可久毋事浮華規模較昔高敞復於旁置二楹以為更
役棲憩之所經營於季夏中旬而告竣於仲秋上浣是役也
余非不知履任未甚旋興動作之為勞然思事之凡有益於
民者靡弗急舉而更新之何斯樓為地脉攸關而任其廢墜
焉可乎且夫廢興者時也成敗者勢也時與勢俱迫於不容
已而動作興焉向之棧桷蕩然者今皆煥然矣向之鐘鼓寂
然者今皆振然矣以之定更漏而民知寢興以之發啟閉而
民知行止以之誠巡緝而民知杜宥而防奸則是提擗警覺
之政咸寓其意於一樓而謂建之其可緩耶若夫城郭人民
之壯麗雲物變態之陸離一登斯樓則桑麻遍野烟火萬家
繡錯山川儼如圖畫此又足以供一郡之大觀而使後之君
子知斯樓之宜興而不宜廢宜成而不宜敗者庶幾一郡人
民共相悅和長享太平無疆之福
是余之志也夫是余之望也夫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下

九

重脩府儒學碑記

郡學之建自宋應元凡屢遷明初始改卜今所面文券頁昭
亭岡阜蟠拱文明寥豁審勢表方永奠聖宮考郡乘前此有
事於脩繕者殆不一書而旋脩旋圯蓋官事類取塗飾吏餽
匠偷材用弗良往往速完而易壞非僅學宮為然也辛巳春
予奉

命來守

茲土下車肅謁瞻顧旁皇亟延諸僚屬而叩之曰殿材新庀
有崇其宇胡勿竟厥工門廡穿漏不葺且壓胡勿治咸以前
守某甫興是役適以他事去官子聞之憬然曰有是哉理廢

聖天子

聖闢膠鬲非吾事也耶伏覩
聖天子誕敷文教允嚴重師儒頃歲

聖詔

東巡幸闕里者再賦詩勒碑優崇之典度越前代所以脩明聖
教樹之風聲以為萬國倡可不謂極至也乎凡茲有位承流
宜化敢有不共於是詎言經始首聖殿紹前功也丹楹刻桷
慈如煥如撤廟斷新朽蠹也次儒星門次周道繚垣版築塗
堊具堅好也管啟聖祠於左偏因故址也學東南隅有臺翼
然有塔屹然將以次及而有侍者役病黷舉也憶今之學非

古也古者里有序而鄉有庠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其有秀異者鄉國以時貢於天子學於大學名曰造士後代之制雖殊而學則未之廢也

國朝立學之制一沿有明之舊府州縣皆有學設教官以司之京省設學使者一人總理於上三歲兩試拔其尤者隸之學官殿最黜陟惟夕是憑而鄉舉里選之風微矣然數百年來名卿碩輔英偉奇特之士胥於是出豈非制有古今而人材奮興初無今古歟抑寧郡同理學藪也昔時江羅公汝芳守郡時嘗聚徒講學郡紳則周太常怡貢東平安國沈侍御龍梅大參守德相與反覆闡明一時蒸蒸嚮道聞風丕變蓋學不素講無以作人而教化之原揆之自上詎不信哉顧予愧非其人也爰進司教者而詔之曰吾嘗游浮圖老子之宮矣鐘魚象設威儀有秩仙梵鏗旬各勤其職毋寧吾仲尼之從而使業荒於嬉行墮於獨曾二氏之弗若語未竟多士族謁於庭復引而告之曰若不見夫工師之營建乎厚以植基廣以集材謹視錙銖歷久無摧苟風雨之不戒鼓蟻穴以召災夫學亦猶是也專一其志陳之簡編加以礪錯學聖希天苟真行而岐趨即白首何有焉且道德與功名非兩岐也聖門雖不言干祿然學也祿在其中子不云爾乎

當宁比

年惠顧東南增入學名數分別大小中學有差又允廷臣請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下

十

聖天子廣勵學宮至意是則予所厚望也夫

屢廣解額恩至渥也明年壬午當大比而需學幸藉手告成爾多士尚其敬業樂羣乘時奮庸以仰承

重修古北樓碑記

按郡乘府治三峯而陵陽爲之冠峯巔有樓名北樓又名高齋南齊謝元暉守宣時所建唐青蓮緬想風流作詩懷之迨咸通刺史獨孤霖更名益嶂歲月云遙幾於殘廢能支而未傾者數柱耳名區古蹟六邑觀瞻安可目睹其頽敗而不爲經營補葺乎於是益氏繕費築甍甍階與夫意榭梯級悉新之樓之後有臺明郡守羅近溪先生題曰半月閣環古栢數章老幹凌霄巖如虬龍翠色欲滴與此樓互相輝映有此樓烏可少此栢耶登斯樓也則敬亭麻姑諸巖列若翠屏宛句雙溪滌紆澄澈俯視亭臺城郭烟樹雲林綠白縹青豆人寸馬無不游吾目而騁吾懷誠如柳州云悠悠乎與颺氣俱而莫得其涯者也然余之爲此非曰游觀已爾從來川嶽之靈鍾焉偉人宛陵素號才藪茲山爲郡脉一加培植而群山增色衆水增秀將見佳氣凝結豈僅民物以阜歟財貨以殖歟意必有魁梧奇偉之士應運而起爲

聖朝

鹽梅與周召閔散等烈者余將拭目俟之噫此予治樓之意也夫樓成於謝公仍其原名額之曰古北樓不忘所自也

青弋江築長堤記

劉楷

江上惟善苑與歙與池皆僻壤而兩郡以苑為經流水之發源於山者一出績溪一出石埭而旌而太而涇率南高北下外內合派以趨於江方其薄陵谷走平陸溯泝涵湧至青弋而其民田廬被患從此始青弋江者志稱古宣城治長河巨其中大於諸水故名其東隸宣半高原通津支流又已分殺其勢西則陵獨當其衝矣第自青弋江以上差多棄地水性猶疏緩至是則兩崖各倚隄障為固水阻隘不受東必湍悍而爭爭則地隘而水怒者先潰若柿樹澄清菖蒲諸處最其要害也康熙己丑冬使君佟公來游郡事念當戊子水災後魏徵發廩盡反流亡明年東作將興下教諸令長各先脩築隄防無荒農事既而吾慶人因青弋決口數處舊防衝潰殆盡列狀以聞乃親行相度形勢斟酌父老咸曰東北鄉富縣田賦過半凡為圩者七十有八命悉懸此百丈之隄公以語余余曰信有之勢類高屋建瓦此隄一決則其下萬無能禦是舉池歙兩郡諸水百折而來者一南陵為之壑奔騰衝突盡穿腹地至於江濱而後已公太息曰害孰劇於此者於是程工役立期會與邑令方侯震樟詳議任耆民之善率眾者徵巡檢董君律監脩而公復時至其地徒步周視方廣高下調俸食民以慰勞苦民益勸三閱月隄成由是數有秋吾鄉人懷公澤思哉貞珉以示後乃請記於余蓋嘗考邑東鄙有大農陂唐元和中觀察使盧坦以寧國令范傳真假南陵而脩復之者韋司農璿為之記所謂驅江波六十里闢荒梗數萬畝蓋當青弋上流其遺蹟今雖就泮讀斯記如見闢蕪莽引繩鋪周察勢便率作興事一何為民之勤也且夫旱澇不常能使民去水之害與食水之利德澤維均至降熊轡豎戟自以為守土親民不惜勞瘁俯而循范氏之事如我公所為真古大臣之用心矣愧余無章司農之文表著傑跡如唐人已事而詳其地勢與水道以備當事之考核且用知公之為政即一治水而小大之間有體要焉凡類於是者皆可書也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下

十一

請改南陵縣為大學疏

林之藩

提學

謹題為循例請廣入學之額以崇文教事竊臣瀕海下士荷蒙

特旨視學江南巡歷各郡伏見人文蔚起皆由我皇上數十年培養之恩兼增廣入學之數是以童稚單寒咸思砥礪

誠千載一時之盛也茲因寧國府知府任賦偉詳據南陵縣生員劉景等呈稱凡進取人才以賦稅之多寡定入學之額數寧郡六邑首宣城次南陵次涇縣查南陵額徵賦稅四萬有奇涇縣僅二萬六千兩涇縣同宣城為大學而南陵抑為中學又每遇歲科應童子試者南陵亦數浮於涇數多額少乞題改為大學等情到臣適經批行布政使司確查今據詳稱南陵編糧較涇將倍而人文亦盛應照康熙四十八年間河南學臣湯右曾以陝州葉縣之糧賦多於信陽請增入學額數之例懇請具題該臣看得南陵人才殊衆而額徵賦稅實多於涇歲科取士抑為中學校閱之下未免遺珠似應一視同仁改為大學則士氣益奮文治彌光矣臣謹同督臣某撫臣某合詞具題伏乞

膺聖勅部議覆施行

重脩筮岳壩記

張士驥
宣城人

昔之言水利者若鄭白之渠尚矣大勢雖西北高東南下而涇澤陂塘以資灌溉所在皆然必為政者創舉脩復為一勞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下

十一

永逸之計使百世食其德吳越間最大者蘇文忠濬葑田以還西湖之舊海忠介用饑民開白茆諸河之類是也吾宜有筮岳壩蓋唐時所謂德政陂觀察使陳少游置宋里人學諭徐光遠脩築明洪武中知府事湯公觀命光遠孫宗文別開新河多築小壩以達下流水利遂溥今之稽亭嶺下俗名銅坑壩者即其地也壩凡溉四十里引寧邑界內山河一道由西注東折而北二里許為三河口十里許為蘇家澗又十里許為官坪坪制如河道開口釀水為八派支分股引以入於田凡十萬餘畝而分壩內為四部曰東部曰西部曰蔡邨曰新溝歲各推首事一人鳩工協築此其成例也相沿既久寔以弛廢康熙己丑冬我郡伯佟公來蒞事問民疾苦惟旱澇是虞適里人諸生馬彥國徐易徐成等以脩復筮岳壩請公單車往視集父老周咨水泉源委蓄泄利病作而嘆曰是誠吾民之大命也雖工費繁重惡可以已先是諸人具疾苦情形控之督撫兩臺事下藩司勘核會公甫下車即親定擘畫原委面陳撫軍葉公九思善之議捐俸速其成公獨捐三百餘金召任事者庀材又行縣許借支常平穀二百石食諸夫匠秋償之而委丞簿先後監視收三河決水不合洩入大河去蘇家澗之淤墊乃繕官坪均其八派始於庚寅年九月竣於是年之十一月里人會曰徵公孰貽我永利其世世無忘

因謀勒石頌德且以告後來者而屬余爲之記余曩以吏事至豫省聞汝陽有萬金渠者前中丞佟勤僖公拜疏開濬利溥而且長復興西史遺蹟勤僖公公世父也而公初宰洛西鑿七渠土人猶能舉萬畝手畝諸名轉相告詔以尸祝公之澤余所吏屬陝州嶠函相望以是頗得其詳今公於吾郡中水利在在修舉而茲壩歷唐宋以來垂及千祀人情情滋或幾乎廢矣一旦決口之圯者復固中流之闕者全疏且啟閉有時重農也而無梗和涉涓滴與共相屬也而無病私壅計田程功測水置礎皆出公反復周詳若營家事當守之以爲定法然則里人之欲勿誼於我公者其沐浴歌詠不異豫人世食明賜可知也公方將入晉清秩出領封疆異時爲文忠忠介之所爲利豈無大於斯者乎因書以俟之若下之分任厥役者傭工醮全宜別有錄云

重脩正學書院碑記

知府 佟賦偉

學校之役奉先聖先師釋奠其中而孔子廟祀徧天下人材教養於斯爲盛示學者以統宗也比先儒繼起而書院之制興始者嘗問諸朝下有司以官錢治之若南康之白鹿洞衡州之石鼓南嶽皆唐人故蹟而宋儒葺以爲講會自此書院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下 三

日漸增設學者各得因所聚之地立之山長不必領以秩官而業執經不必皆博士弟子員而人材之出於其傳者實與學校相表裏然則觀摩淳厲顧可無其地歟余來守宛陵始至集多士於學宮考正典禮因問遺俗知城南有正學書院而惜其久廢堂序號舍僅有存者慨然曰是守土者責也爰謀諸僚屬與郡之士大夫捐俸倡修人情競勸遂以協成舊祀陽明王子附鄭東廓先生以下凡十有四人余始合祀朱子而王子次之其附者如故更名其堂曰明誠後有齋曰敬義又後曰藏密其講義舍統以櫺計者凡三十有二左一區日經義右一區日治事遵胡安定先生例也右嘗有櫺卽俗所謂文昌臺者明郡守朱公大器所建今修其地者而上加其一并臺爲三重以與北樓相望故曰南樓可以居高明遠眺望前有方池有射圃因濬治之皆學者所游息也外有二坊以表諸齋舍而遺之仍曰正學書院經始於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初一日至五十二年閏五月初七日而落成乃置田以廩生待之來學者延名宿爲師教之余時與諸君子論學其中因進多士而告之曰茲名正學其亦思學之所出正乎夫堯舜之道屢傳不長孔門授受微言與旨四子五經具在也朱子集羣儒之大成其學蓋得之二程子主敬窮理平實親切人知其盟思研索之精勤而不知其從容存養之邃密

知其異金溪之偏于靜而不知其異湖南之偏於動特承學者之疑誤而失其真耳王子生朱子之後又二百年而南宋季世支離膚末之習未能洗滌日以陸沉故不惜直截簡易使人反求其本心功亦大矣而學者蕩棄先儒爲學之次第至於貴解悟廢躬行則其流弊爲尤甚夫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豈有汨於俗學淫於異端而可謂得其正者哉嗚呼此一書院耳自前明萬厯中郡守近溪羅公汝芳與鄉先生梅宛溪守德沈古林龍諸公建於陵陽峯北日志學江陵枋國毀天下書院乃爲官鬻後郡守廖公恒吉宣令陳君公相復移於此曰待學其易今名則宣令尹君三聘而重修於崇正間者徐公大儀亦郡守也先是魏璫以培擊東林廢天下書院後用倪文正公元璐疏復之往者興廢之概如此迨我

皇朝隆儒重道遠邁前古而推崇朱子爲尤至近更增諸士哲之列且輯其全書頒行學校誠不欲多士狃於虛寂之失而務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相與講習切劘由是求入聖之階也茲余所爲特祀朱子誠仰承

聖天子意而亦願以所聞論學之大旨爲不善學陽明者稍救良知之末流庶幾一念低徊跂望之誠與學人共見之而非徒以修舊起廢畢吾理郡之責也至其良材堅甃釀金鳩工官僚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下

十四

紳士共襄厥成凡職有勞者例得附書皆別錄一碑云

重修新稔壩記

宣城水利之在東鄉者爲壩凡十有二宣岳最大其次則新稔也蓋亦仰山河之水引入堰中使渟滋浦激以次受之而出得灌輸焉近者瀕河潰決於是有水泉之利而棄弗能守民始以水旱爲憂矣余蒞郡之明年其里人胡大成輩以狀聞且繪圖請畫修復之法而推擇能任事者一人爲徐一就又輔以一人爲劉子恒叩之則咸曰是役也前人有成勞闕三百六十餘年矣棄之可惜蓋洪武時徐惠劉晃所創知縣事王公文質主之其捐貲重建於萬厯間者則刑部尚書徐公元太也志乘碑版具詳本末今舊坪決者力難復堵請相度鑿新溝便余卽按視周遭審其形勢見新稔一壩始於孫家埠訖於雙橋鎮溉田四萬八千有奇其引河水入也經高橋坊下爲總坪者一自總坪而分則爲高坪長安坪鄭村坪施家坪者四此醞水之故道也今高坪決入河已久鄭村坪亦有決者而長安坪決口尤巨以是水利不能溥既又按溝渠遠近相去之迹謂其民曰予得之矣長安坪者昔與鄭村坪二今可使爲一見鄭村坪有溝三日東溝曰中溝曰西溝

而中溝之下去長安坪僅八十餘丈此可鑿也遂令計步程
工深廣各有率余捐銀買居民胡羅二姓田若干一就亦以
田助越三日渠成則鄭村坪中溝之水入長安坪長安坪之
水入棟樹坪又下分爲五坪以次受之而水利均矣溝各有
積斷斷有石閘又均其坪之高下俾無偏壅壩有首有部部
四甲十七夫監榷維均夏閉冬啟以便行舟凡興作皆檄高
尉錫珪董其事自後雖大旱居民恃以無恐而尚書之績補
以復完余嘗考明史得尚書立朝不阿權相大節及其出撫
西蜀討平酋羗擴地千里奇勲爛焉乃卽一水利而爲德於
鄉若此況溯自明初久遠之澤迄今服先疇者且世食之而
弗思脩舊起廢其可乎若夫順民之欲以作其勤太守責也
故書以告後之人俾有考焉

重脩孝子祠碑記

宛陵有孝子祠在正學書院之右蓋爲旌邑鮑孝子而立者
也按郡志孝子名邦志幼時母病到股療之病良已後母病
劇慮不能起遂持刀剖胸取肝和藥以進母立愈事聞旌其
閭而郡守徐公大儀立祠祀之有疑之者曰先王教民興孝
固有中道焉非以爲難能而始可貴也故功令於前所稱不
在旌例使悉如孝子之爲則是尋常日用之疏節皆不足以

言孝乎且自天子以至庶人五孝之殊孰非天經地義必以
殘肢體捐軀命爲孝或破弋名枉性之徒矣幸也母子俱全
耳脫不幸以痛創肺腑之故立殞其母知之必悲愴以死卽
不死而孝子泣先朝露母終無生理是不如陷其身以奉親
之爲愈也余曰人子之所致於親者無間難易皆期於自盡
而已矣力不可爲至於殘肢體捐軀命此其迫切倉皇且不
知有身遑計弋名而枉性哉況夫孝子之母子俱全亦非倖
也余曩宰西洛之永寧有劉芳者童子也其父溺於河童子
驚泣赴水求之黃流洶湧數里幸抱其父以出余嘉其誠孝
特爲表之邑志此與鮑孝子之事皆萬死一生而其親與身
俱無恙誠之至者可格天安可以告其思耶余聞此詞
而並祀之顏曰孝子祠示不獨爲鮑氏也俾我邦人知所感
發隨其力以自盡而吾徒之從事正學者講習於斯當思百
行之原以求合夫天經地義之大非專以毀體滅性爲極則
也祠建於前明崇正元年中更圯壞余撤而新之是爲記

重脩敬亭山七賢祠記

宛故存七賢祠在敬亭山蓋祀南齊謝公元暉唐李太白
蘇公選之宋晏公同叔范公希文而蓋以明末陽城張公藪

山萊陽姜公如農或推宦蹟或號寓公或少而浮家或終焉埋骨率耽情於邱壑之窟美奇興於風泉雲樹之幽奇所謂千秋萬歲魂魄猶應念此者故祀之敬亭云爾而予於其間不能無惑者考宋史吳公本傳知應天府開仲淹名召置府學是范公教授應天乃宋南京地距江南甚遠不知何據加以宣州教授之目而並列諸祠蓋從來郡邑之志率率傳會而俗本通鑑謬以教授應天為宣州與正史抵牾竊意范公嘗判廣德是中山川詎無曾經眺覽者加以賢者風聲所播遠近皆薰其澤宛與廣德壤相接也則范公之祠何必不在敬亭耶嗟乎自有茲山以來代凡幾易疆域建置凡幾更迭官遷客勞人韻士登臨觴咏流連而憑吊者凡幾輩而敬亭之名至元暉始大顯方其高齋視事之暇雙旌五馬探靈異而問丹梯賦田賽雨為民社福自合沒世不忘其餘數公皆因其文宋漸被德望負絕邦人口祝亦如仲卿之桐鄉鉅平之峴首遂使敬亭一峯聲齊五嶽又不獨劉夢得所云宣城謝公一首詩而已地顧不以人重哉比年廟貌寢頽雀鼠穿穴蔓滋虫篆几筵僅存子過而慨焉於是捐俸重脩屬宣簿宋廷光董其役三閱月而竣工檟檟頓新馨香增肅七賢有知其欣欣而康樂也必矣因論列祠祀之設於敬亭有非漫然者用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下

十六

告來茲庶常葺之以期於永久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則夫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繼起之君子諒有同心也夫

與郡邑廣文言書院會課書

昔院為前賢講學舊地中祀王文成公暨諸先輩僕下車之始即力為修葺欽遵

聖天子

崇祀朱子至意因增奉朱子合祀焉業已敦請張進士稱韓

為經師庶諸俊彥肄業其中顧六邑諸生遠近不一致作輟無時甚非所以造就人材兼收並蓄意也茲特酌行之可以久遠莫如逐月會課為便月初二日為期會各學諸生於明誠堂課制藝二首詩一首累賢司鐸主其事課卷彙書院點勘送樸加評仍發學轉給諸生自為詳閱卷有佳者隨付選刻昔伊川先生謂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茲竊傲行焉屆期僕自親至即有公務或遠出飭役照常供給而會期斷不可以或輟也凡與斯會者修辭砥行相勸相規毋欲速毋厭故循循不已非僅以擷取科名而道德文章事功節義之士亦將於是乎出又誰謂鷺湖鹿洞之盛不可復見於鼇峯兩水間哉是在諸君認真力行之耳昔晏元獻知應天延范文正公掌府學嘗宿學中訓督學者具有法

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由是四方學者輻輳其後以學行知名當世者皆范所教士也是時范以歷仕至大理寺丞陞監楚州糧料院家居况現乘鐸於斯者乎僕不敢望元獻而以文正期諸君諒所樂為從事者也元次信筆不盡纏縷

芥子園義塚碑記

月令以孟春掩骼埋胔而禮有厲祀守土言主之至於今不廢蓋為人牧者必當使衣食富室以安其生宗祀棺槨以哀其死至不幸為天窮之民則尤加意憫之苟余始來宛陵以己丑冬十二月入境問民疾苦是歲饑饉春夏大疫厲先是戊子夏五月大水沒田廬幾盡秋七月復如之流亡載道民相枕籍死余郊行見積骸暴露為之惻然適捐資首倡與司馬郭君別駕傅君宣城合馬君買山為義塚募民一人僧二人月給資糶四出收瘞為籍記令五日一報聞求匝月已近百塚計其白骨無主踐牛羊而敗狐狸者尤不知有幾可嘆哉夫視民如傷先儒尤且引愧矧此曩累者其生固吾民也覆之坏土俾無雨嘯風啼精魂飄泊亦豈吾為政者之心而已矣山在城西二里外芥子園舊者張沈詹三姓共受價銀一十九兩遺官正其四至之界山稅視瀛洋園例當并書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下

十七

南樓記

梅文鼎

宣城人

樓在宣郡治南郡太守修公青士使君所建也使君治書官九年矣當己丑庚寅大饑大疫之後公一至而郡之民若更生焉諸所以捍禦救療靡弗至所當興除者靡弗為而特車膠庠曰文教者治之本也郡故有文昌臺居郡校之巽維地形家皆以為係台郡之文運歲久而圯甲寅乙卯前別駕常公大守在公除瓦礫而新之曾未四紀又頽且墮公采芻言徵輿論指俸為倡脩復之如翬如翼視舊加高增敞戴徑北斗直可手捫而呼吸通矣而郡中謝公樓高據陵陽峯巔惟茲樓與之對峙謝公舊稱北樓則此稱南樓宜也南樓之左為正學書院軒江羅公講學地也亦久廢不治公繕完之嚴祀考亭朱子及新建王公也講壇諸公其中更廣置學舍數十間庖福其備為學者藏脩之所延名師課督之咕畢唯晤聲琅琅然也樓東緣城植以松檜皆成行前俯清池藻葺菖蒲藕花菱芡蔚然紛披魚數百頭游泳跳擲池岸雜樹梅杏桃櫻棗竹芭蕉四時花草皆應落有致周繚以垣左右為之門守者以時啟閉樓右址立孝子祠以祀孝子與書院皆臨池品列以翼樓游者入門拜祠下過臺前走道至臺左拾級以登啟櫺星至臺憑楹視園池卉木已別有天地攬梯入

樓處窗四闕指點郊內外萬家煙火真如畫圖更上一層倚
闌周望百里外山川悉攬而有也下樓左折入書院拜瞻先
賢見誦習彬彬恭讓之心油然而生矣自麓峯至者通城堞經
龍首塔入左門過萬壽菴則先至書院沿途睇眺尤目不給
賞公既才敏精吏治案無停牘公餘多暇則借僚屬攜賓從
往觀區畫點綴良辰美景則招集郡中紳士文人讌會賞花
釣魚看紅葉即事爲詩每拈一韻使君走筆先成座客羣相
屬和奏雅雅琴浮大白投壺較射以相娛樂四方知名之士聞
公名來謁見者趾相錯往往下榻其間贈答篇章哀然成帙
論者以齊書南史並稱載元暉守宣政蹟然至今稱之必曰
謝宣城而北樓猶然與敬亭澄江照耀百代地固以人重也
今公之爲政於宣既久仁義孚洽於六邑既溥且深所與詩
人才士酬唱篇什倍徙前話後之懷公於南樓奚啻與謝公
爭永哉公於學靡所不精嘗欲於書院爲鼎別設一席萃有
志者數輩相切磋講求爲經世有用之學效蘇湖經義治事
分齋成法以上應二三場取士之制事雖有待其嘉惠之意
遠矣邗上程子友聲旣爲公作南樓圖且繫之跋程子借柳
作賦賦之而命鼎以記愧不文又衰以病無能道述萬一聊
識此以
志仰企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下

十八

二樓志序

黃叔琪

曩讀史至謝元暉傳心竊疑之夫其解褐登朝嘗四參王府
三讓吏部矣卽出牧亦自東海兼領南徐而特以宣城見稱
何歟且茲郡也江表大藩從漢逮晉宋開二千石賢明聲著
者代不乏人元暉起齊內史迤遂得專之後世無異詞焉果
以其文章清麗冠冕若梁武簡文所稱嘆已哉古之人有言
曰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余來爲郡退食之暇登後園北樓
卽所謂高齋者謝公視事處也彷彿見憑軒秉筆其人斯在
考意必有遺愛被於邗人然而齊書逸其政事至南史并不
言守宣城又何歟豈果以詩人掩其吏治耶將毋六朝矜尚
風流貴華賤實而戲筆者亦失之耶夫古人懿跡傑蹟當日
旣不復存而得區區一樓謂足以資揚宣城之名乎哉及覽
二樓小志乃嘆前太守青士先生有先得我心者二樓者其
一卽北樓又其一曰南樓地相望可里許世之相復千有餘
歲矣先生一旦卽明太守朱公肇建之處增脩之始号今名
郡人以先生常處南北二樓澄心和政講學賦詩也遂翁然
以二樓歸先生焉亦又得之與論謂先生准政值戊子大祲
後荒政最善所全活無算其延接士類惟恐後時固以想見
謝公當日之爲郡卽於其詩約畧可見古今人不相遠如刻

組歸單味連駕止容膝一今之節儉委蛇也如察壤見泉脉
規星視農正一今之劬農勞酒也如排雲接虬蓋蔽日下霓
裳一今之嗟吁零祭也如烹鮮止貪競共治廟服恥一今之
茲歌都講也如簪髮逢嘉惠敦義承君子一今之傳餐輟洗
也夫乃嘆元暉之於宣城果不為章句掩後來者各審所自
處而已先生尤雅意服古謂梁陳以下迄於元明北樓盛有
題詠而南樓起明中葉紀傳本未皆不可沒於是程子借柳
始葺為志嗣江孝廉師退沈子元佩廣之於前人所傳畧備
今人詩文在集者皆非苟作又以先生自著二樓紀畧附錄
於後余下車三月適此編告成念代置於賢者之後欣慕芳
軌恒恐不逮特即所見頓釋讀
史之疑為序其梗概如此云

重建縣廳事碑記

杜

濱

宣城知縣

宣城古漢時縣考誌在青弋江其後或興或廢沿置不一至
隋開皇中始併宛陵為附郭首邑是今之宣城古宛陵地也
唐宋以來所轄之郡州軍路府歷有更置而宣城為江表望
縣如故初治所近郡城東南宋建炎中燬紹興初遷於城南
迄明洪武己酉始遷建今所為元萬戶府舊址噫上下二千
年間無論官如奕棋室如傳舍陵谷之變幻無常即一廳事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下

九

考有明以來修廢舉墜之難大畧可睹矣蓋自宏治重脩嘉
靖癸卯即漏敗瓦却磚脫議者孔亟越十二年乙卯而有南
昌姜公來為縣又四年己未江侯兩淮繼之迭議增脩乃先
後俱以徵召行未就至石池楊君始損舊益新力任改作余
讀江副都記深嘆其積遲費重鳩務維艱也

國朝定鼎至今距前嘉靖又幾二百載矣中雖時有支葺大都皆
因陋就簡而已余不敏於康熙乙未承乏茲邑下車之如門
屏不蔽公室傾圮民不知為官府語有之曰國有功事縣有
序民乃風雨漂搖莫或寧處非所以恪位儆官而勤民事者
也况宣城舊稱地廣而僻民質而文又曰人物富饒風俗朴
雅然而質偽相間豈訟生焉其言已見於前代矣古者即官
出宰郡守入相所以重親民之官急為政之本如視俗而施
政察失而立防於以宣上德而抒下情非且夕與民相接即
有所壅蔽而不通而且百弊叢生豪右得以把持於外胥猾
緣以為軒民隱日深巧偽滋甚而上下交病矣詩云大啟爾
宇為周室輔又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維民之章余竊以為
廳事之建脩所繫有甚大也唐孫可之言何易于為益昌令
庭有競民皆親自與語指白枉直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
宋蘇文忠公亦謂民不能無訴則必見察不能無謁謁則
必見省使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治余忝為命吏宰制百

里欲使我彰善輝惡與民興利除害者非此堂乎欲使我勸
農造士通工惠商者非此堂乎禮樂刑政之所自出簿書錢
穀之所期會皆於是乎在其可緩耶其不可緩耶第宜自履
更荒歉元氣未復民無可罰之緩無可使之力於空然無恃
之中期補綻缺壞枝柱斜傾勢且岌岌而况舊日之頽像斷
瓦十無一二則今日之謀創也非因也用是夙夜憂勞以時
拮据捐資備料節省冗羨次第六年始克就緒嘻何其難哉
由正堂後廳及前兩廡吏舍二十餘間以至儀門大門俱屬
新造內署則畧加補葺以非所急亦力有不贍矣是役也經
始於戊戌之春二月竣事於辛丑之春三月總木石幾幾聖
漆工匠之費糜白金千二百兩有奇巨細皆余親董其事方
擇吉落成圖與宣之善老庶士共求政化沐浴太和而簡書
內召計日就道思待罪七載諸凡清釐積逋剔除弊蠹補
救水旱勸理牙角朝考夕省取謂地方稍有起色然而余之
心已竭而力已疲矣後之君子推斯地者當此勵精圖治之
時固能仰體

聖明以克慎厥職而坐茲堂皇亦且念前人結構之艱無或自暇自
逸以拊循吾民余雖未敢以此為勿翦之棠而宣人永世有
俟旬之北余能無滋幸矣乎爰
記其始末以刻石而實於座右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下

二十

督學按臨免鋪戶門差碑記

劉運鮒 南陵人

古者力役與田賦準而周官所載下地不與上地同役中歲
不與豐歲同役斟酌變通誠慮重為民累也三代以下唐之
祖庸調最為近古泊宋世而差役僱役各持其說以相是非
要之張弛之宜務在便民焉爾我

聖朝監古作則賦役全書盡除勝國季年苛政在陵言陵則縣屬
上游左轄為南北之衝制府撫軍與藩臬諸司軫益之所必
經前此嘗苦驛遞過客支給冒濫操江李公痛加裁抑入告
以紓民困今石箴亭鐫勒諸日可考也康熙六十餘載薄賦
輕徭深仁厚澤徧海內何止一陵會中丞徐公用陵士大夫
請下條編法一切諸役並入錢糧令長自為召集而民間若
無聞知惟獨督學節使廚傳供張取諸官任輦人夫則城居
厘戶應之此舊例也我邑侯宋公來為政十餘年釐剔振興
不遺餘力一日學使至吏請徵發諸戶戶率一人公詰之以
成例對公曰不然夫諸役之入條編久矣而茲取諸厘不藝
且吾寧獨以懸民不使承值者求賂以滋擾也立罷之邑中
驍然初四城司改開有官有役矣又以民戶助守三水門則
專役民城西北有臺曰倚劍舊以遺曠少居人故設護廳署
庫舍宜駐防兵備以民戶守茲三者惟紳士禮異不與其初

有功城池與縣治學校者前明時給免謂之帖子自餘悉號于弟兵公曰城門荷鎗吾封識付役加偵察其敢不共若水門無舟楫出入又不設警鋪無以苦蓋民露立良苦且饑完繕水柵矣彼何爲者牙墻之外西北環營房民邏倚劍亦無庸也皆罷之邑中更驩然公乃諭衆曰縣有廳事令長承朝廷命以臨若若可玩忽乎昔人間更鼓分明謂善其職況鄰邑取道運金供餉吾約束俾宿堂側其以民戶助守如故皆敬諾嘗聞往役者下之義擇其可者上之仁易直子諒之心篤於內則寧庶己之祿不忍傷民之力而凡有徵發所謂說以使民雖勞不怨非歟若夫不拘牽成跡使咄庶獲免於風雨霜露之夕不以無益之奔馳而廢有益則亦惟仁生明明生斷公之政於此可誌一斑矣邑人請刻其事於石以書來京師徵文謹泐其實以記沿革之歲月公諱廷佐號翼菴襄平人以康熙五十一年來任久於其職而惠澤深宜邑人之弗也 誼

重脩城隍廟碑記

黃叔琪 知府

自京師以迄溥海郡邑咸有學宮有城隍之廟學宮者先師靈爽所式憑師儒弟子歲時周旋俎豆之側而講習肄業教化於是興人才於是出風俗於是成蓋綦重焉而城隍神則爲人禦災捍患且陰察其善惡彰焉瘳焉以默翊守令之不及固非他祠宇梵刹比也凡有民社之責者其可泄泄焉漫視乎哉余不敏奉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七

藝文志 文下

三

命來守是邦初下車謁神視事見廟貌圯側風雨罔蔽儻然不寧於心思有以葺之而時詢未遑遽及也歲甲辰敬先脩郡學乙巳夏工竣爰集諸紳士於庭告之曰諸君上陳下宇以安厥

命來守

係倡請余不敢吝願諸君共圖之諸紳士退而語諸耆老各持憑戶告焉衆聞令若榜繙踐雲輸百大籌集始於乙巳秋八月四日訖於丙午夏四月十五日補奠孔飭丹蘄率新宮堂運震肅乎其嚴肅乎其靜也寢宮前各旁增三櫺其後齋庭具備前殿則降階侍從皆恭之像於階下兩廊歲門外左右列六邑諸士神座而移皆前神之象於前門樹以棹檣以短道昭等威顯貴慶壽壽也而自城隍神以及諸神像形儀輝煌巨細咸佈於是國古相率謁神前敬告落成得颺言於衆曰余之汲汲於茲廟者誠以明有禮樂由有鬼神行陰陽而成變化庶幾雨暘無愆時和物阜邦人士其長享其九族以攸禔祀然後神降之福惟德焉召之爾豈曰廟之

既新我將我享遂足以邀靈貺哉邦人士其敬之各淑爾身
教海爾子弟非修厥德以迓神庥則謂茲廟與學宮相助而
益彰可也眾曰善
遂書之以爲記

募移建標紙廟合文山文公廟序

李 畝

標紙廟在北部五里許里民追思張公功烈奉祀建立文山
祠舊據城北宛陵驛今爲廢地薦紳諸公方議修復二公皆
保釐茲土遺澤在民不忘者也按張公四川成都人宋建炎
二十二年知宣城夜夢陵陽山土神告大水將湮城郭宜抵
橫澗求救老人次日公抱民簪以候果如夢老人曰吾奉上
帝命不敢違公遂投波捐軀代民水頓消城得不沒文公則
以一身收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儒廟頌師長奕禩於咸淳庚
午知宣州事振新廢務表式先賢踰月還朝勸農詩章擊壤
謳思至今澤洽於民者深禮祀均宜並享乃標紙名存道左
數椽餽羊一線無方丈住持遇水旱則民昇像詣壇祈禱而
棟宇垣墉浸以傾圮文公祠際地數弓亦僅存郊北乾隆元
年余承乏來宣每因公過敬亭古道目擊張公荒廟愷惻徒
摯欲重新廟宇式廓堂基愧綿力難成幸文公祠衆議修復
竊思張文二公同爲宋臣同留遺愛祠廟相距咫尺崇祀合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下

三

一落成自易朔余生籍洪都與文公吉安故里爲鄰郡隨親
宦蜀甲午忝乙科復爲張公梓里今仕得與二公同方或瞻
拜遺像或竊聞遺址觸景興懷低徊神往且先王父季父兩
代殉難皆荷

國恩崇祀昭忠幾與二公之慷慨沈淵從容就義同一轍乃寧遠
侯爵益雖褒揚自昔流惠在民世已遞更未獲與山川神祇
暨臨難死節者比而文公之祠僅存荒址撫念今昔更不能
不感慨係之今若合安二公神靈贊襄郵治福國庇民且昭
答遺澤誠當務之急一舉兩得人益樂於趨功第有廟需僧
需用望其垂久謀畫未可不周也敬告同人共勸厥役

新建陵陽廟碑記

祝 宣 同知

古者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能捍大災禦大患則祀之惟神職
司土穀驅螟螣而享幹年捐夔魑而又區宇婦子恬熙仰賴
麻蔭功德彰矣而其捍禦之績載在郡乘更有屹然不朽者
焉宋建炎朝成都張公知宣州神忽見夢謂此地當淪陷微
公起而拯之民其魚矣詰朝水暴至公乃抱冊自沉卒挽天
意濤波帖息是拯溺之功張公身殉之而神實發蹤指示之
也昔蒼水使者授禹委宛之書用能鎖支祈奠海若告厥成
功茲以神之精氣所到遂回狂瀾參砥柱顯燦幽祇其事適

相類是宜金鑄壽宮圖畱翠珉者歟廟峙陵陽良維故制物
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日夕剝不治維時祈
禱紳士暨合郡僚屬咸請於余曰明宮齋廬神所式憑碑若
曠曠於是乎在敢不祗肅願開檀施啟全模夫舍舊圖新固
余志也乃卽其旁拓基而締構焉凡三閱月而告竣噫世之
所氓雜遷邀福於神惠者在在皆是也而茲獨傳其軼事迄
有餘思非所謂炳炳靈靈世載其英者乎爰書詞而鐫諸石
其詞曰神功赫濯績懋保釐茫茫黎庶百六運期示夢州伯
拯此阨危稔稔充茨坻之熙熙齋宮肇闢繡榻雲檀士女和
惠駢闐來思我民報祀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

重脩敬亭諸勝蹟記

楊廷棟 宣城人

敬亭自謝李相繼賦詩遂有名天下山半殿閣亭榭錯立竹
樹中供游人登眺歲久以次就圯邑人詹上彩蠲橐錢三百
緡脩復之凡四所曰雲齊閣曰大佛殿曰靈異居曰山門仍
其址而壯麗之與巖壑相輝映凡來游者由山麓盤旋而上
磴四五折崎且迂兩股罷憊苦不支上彩創一亭道半得少
憩頽曰穿雲俯瞰深淵雨過瀑飛亦入山一巨觀初山主僧
持郡公勸募四出樂助者蓋寡上彩封子祿慨然無吝
色糾工匠材始於乾隆戊午夏終是歲而告竣厥功甚鉅上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下

三

彩里稱義門台五世食指數百獨力贖給行足範世復畱心
風雅黠綴名山爲謝李後勁宜書其義舉爲將來勸抑茲山
有樓名額珠者更在雲齊閣之上毀於蛟故址僅存距今十
餘年未復天都明經汪成龍捐貲重構殆聞上彩風而踵起
者上彩字予懷受職未仕兄彬舉
孝友才能任貴州軍民別駕云

重脩郡學碑記

程侯本 知府

今上御極之二年侯本奉
命守茲郡每於恭謁文廟見殿廡無室門率傾仄敝壞而學博皆賃舍

棲止輒瞿然不自安我

朝廷崇儒重道興學校以育人才現奉查凡有學宮應脩之處詳
估興脩以既陸爲士民觀瞻之地也宛學經先後估報而動
疏尚須明文今大毀業已傾頽勢難維持爰商之前署府郡
司馬祝公兼告諸郡人士將擬治金範鼎集腋成裘適有急
公慕義溼邑侯選州同吳鼓者趨郡告余曰設有恒心久矣奈
居遠恐購料鳩工不甚便今明府志在於斯一切工料之費
長願獨輸惟冀達賢而措工事者以經理之余聞言心喜卽
躬詣細估約需銀二千兩有奇詳各院司俱報可該員卽照
數備銀交貯宜庫復詳明以宣州衛掌印李君暨宣邑紳士

唐上彩歸大斌督理辦料興工經營等度夙夜勤勞不數月
落成向之傾仄頽敝者皆堅整完美輪奐輝煌并建學博正
副衙齋各一宅於舊基於是乎興賢育才自地無不負
聖天子尊崇祀典 勅整學宮以肅觀瞻至意時時以疾告歸里
董事諸君問記於余用是述其大槩紀其歲月是役也始於
庚申夏四月是夕十二月告竣捐貲費二千三十兩有故書
涇邑侯選州同吳晟也統馭其事則署府都司馬祝公宜信
侯本也專督脩造則宣州掌印都戎李君政宜邑紳士詹上
彩歸大斌也襄理工務則學博高
允中張灝宣尉賈漢也例得並書

重修學宮記

蘇一圻

旌德知縣

國家敦崇先聖尊禮師儒令天下學宮咸以時飭治加置祭器樂
器務使禮明樂備大典攸隆人知向學士各通經意至遲也
按旌學建自宋崇寧中嗣後歷代遷徙疊加脩建余自
今上乾隆五年來洩茲上首謁聖廟見大殿漸欹兩廡將頽而致諭
王君又以邑之人文遊鸞已久謀欲改葺而苦於財力之無
所出也華坦郡庠生方璧者慨然捐貲獨力任脩子因懇懇
為之具詳各憲經度規制擇吉鳩工重修大成殿及東西廡
前為戟門又前為泮池為櫺星門左右各宦鄉賢二祠門外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下

二十四

東西兩坊最前為照壁卽於是年九月興工越明年十月工
竣共糜白金一千三百兩丹楹刻樹煥然一新池上石梁架
空如飛虹布彩春秋禋祀芹藻生香猗歟盛哉誠勝舉也是
曷可以無記余竊以為夫子之德統三才而冠百王不待言
而尊夫子之禮歷代雖迭有增加要莫如我
朝之盛士之嚮風慕義不憚費己之財勞己之力感於誠而興於
化又莫若吾旌之盛方君獨輸己貲振興學校又存田若干
畝以為學宮廟葺之費其用意亦良厚矣工垂成而方君歿
其家君郡庠生蛟率其弟若姪終父之志復為後圖愴愴以
學校為念吾卜方氏孫曾沐浴吾夫子之德涵濡乎
聖世崇儒重道之化必有聯翩而起
為邦家光者予能無厚望焉

重建濟川橋碑記

祝 宣 同知

按郡志古宛陵郡之東跨宛溪有二橋一名濟川在陽德門
外一名鳳凰在泰和門外隋開皇中刺史王公選所建唐李
白詩所謂雙橋落彩虹者是也其濟川一橋宋元符中郡守
劉公程重構更名永安向為浮梁屢脩屢圯明正統中樂安
袁公旭來守是邦軫念病涉易以石橋與鳳凰橋并建焉
國朝孔公貞來莊公泰宏相繼視郡各有濬營二橋功績第流溪

迅駛洄泐刷蕩石址設壘於今戊午秋濟川橋忽圯余分守
茲土攝理郡篆爲念是橋當徽婺江浙往來孔道不可以廢
而莫之舉也爰撰吉鳩工闕郡士民駢闐歡會庀器具擇日
時馨鼓胥勸經始於庚申孟冬不一年而落成袁公舊規石
欄空闕周匝四隅其上夫來車輿無障礙頗稱壯麗惟俯視
橋門洞若見底茂以固其厚址游波振清穹溢崩聚激豔柱
礎卒致頹壞余與宣邑張君周察勢便具爲規畫洞底四旁
之掌斲希厥跡於不長固已大爲之防矣又故制洞門五空
規下窄侵溢隈墻雁齒排拶矢激湍悍淪漣崩迫碍岸爲之
墜落礧石爲之摧碎理或然也今易五爲三洞減則廣廢故
涯疏浚銜豁開水勢利導無復與厓隙相逼庶津梁永濟乎
橋面增高五尺慮溪潦浩汗猥至踰軼也非侈曩規詎誇今
制要惟爲士民期於永久至其他制度則悉如袁公始建不
復有所
更張云

重修濟川橋碑記

張大宗 宣城知縣

寧郡濟川橋在大東門外與上流鳳凰橋相望太白詩所謂
兩水雙橋也橋當由郡至浙之要津隋唐以來皆聯舟以渡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下

三五

明正統間郡守袁公易以石厥後屢廢屢葺今圯於乾隆三
年復聯舟爲一時計然溪匯宣寧二邑諸山之水繞郡而北
以達於江每水湧纜絕歲數四壞行者病之四年冬余旣下
車懼教化政令之未克舉弗敢以是役先輒心誌之越明年
行之謀於衆首捐以倡費遂集乃經始於五年秋擇邑之老
成尚義者司出納以董其事橋故五洞址窄不足以撼水今
改而三拒水之砥深入數丈皆築堰岸水畚土見底以養之
臣石山壓鐵樺鱗比一址之費已半於橋迄七年五月而落
成工材之費三千二百兩有奇崇廣視鳳凰橋而堅鞏則過
之是役也捐者皆奔赴最多者爲邑貢生許誠家纔數頃之
產而捐獨五百金司事者爲邑之士周必英胡應標僑居
人士朱守孟季永鈺葉兆芳皆不避勞勩終始弗渝而旌邑
貢生方誠爲尤甚二年之間棄家不顧自食其食以寢處於
橋之左心計手擘揮汗冒雪無有暇刻以迄於成又世所難
是皆不可以不記

平糶記

蘇一圻

睦姻任卹賑行也其發董於周官大司徒而風行於鄒州族
黨之地大率平時貧不嫉富富不棄貧猝遇凶荒貧免流離

失所之憂富益豫大豐亨之象善氣積為嘉祥風雨和甘民
物康樂胥是道也善夫西山真氏有云人之貧富雖有不同
推厥由來本同一氣自古及今能以惠師為念者其子孫必
賢門戶必興蓋窮困之民人或忽之天地憫之我能合天地
之心則必獲天地之祐真氏此言至為明切然今之知此意
者鮮矣乾隆癸亥歲之夏四月范中丞燦移節皖城正值穀
米昂貴勤思民莫大懼無以副
出餘粟以給鄉鄰親族待食之家旌德小邑也僻在萬山竹
木綿漆之饒遠遜他邑土田所出不足供半歲百姓尤困乃
有南鄉江氏呂氏譚氏王氏諸大姓已於正月雨雪後公蠲
穀米施諸貧乏或一月或二三月復各贖金購米減值平糶
先其宗族次及庶姓而城鄉各大姓亦聞風興起出粟平糶
如南鄉復日計口給米五合不責其價在平糶之外蓋自大
中丞下車以來雖僻陋猶知向風慕義若此計姓凡二十餘
家平糶米穀凡七千四百餘石人獲贖給得無苦饑餓者萬
幾千口噫此亦即周官睦嫗任師之遺風與謹以其其事上
之中丞曰言亟勒百彰之以風後人

懷謝樓記

長 瞻 通判

宛陵為南齊謝朓舊治郡齋後北樓即謝公休沐處也而通
判廳有樓三楹虛曠延去北樓一牛鳴地疑即舊所謂綺
霞閣者樓之高聳與北樓相亞山閣如屏合沓攢簇於眉黛
間而歲久日圯頽垣摧棟僅有存者瞻倅郡十餘年節縮歲
之祿人為之易腐柱傾加以塗墍脩葺既備頓復前觀頽之
日懷謝樓樓之下脩廊曲布闌楯四周重閣洞開窗櫺互映
宛然中流畫舫中也樓故東面而易為南向從形家者言當離
位也樓之上拓其東為平臺迴瞰北樓可揖而語也樓之旁
構小亭曰迎旭按圖景云麻姑曉日亭與麻姑相值蓋取諸
此也竹樹掩映暖芰荷披拂謝公詩所云窗中列遠岫庭際俯
喬林首歲幾似之矣史補謝朓吟嘯自若而郡亦理瞻之不
才何敢跋謝公於萬一而幸爾名賢憑息之地得此朝夕委
蛇其間景前蒙慕往哲登斯樓也不勝高山仰止之思焉此
則臚之所每懷靡及也夫

重建太平縣儒學碑記

宋 敷 知府

國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文教章敷多士雲蒸霞蔚已百年於茲

矣我

皇上崇儒重道稽古右文尊崇至聖句即靡已一時天下學校靡不
思整飾維新如屬邑之太平亦其一也按太邑文廟舊在縣

至宋設慈育局局有乳媪媪有常廩而育嬰堂因是以名我
時廣寧門外普濟堂賜額例仍飭各省屬於通都大邑量力

講行葢普濟存老育嬰恤孤痲瘵乃身之意均也今
直隸漢宋而迄三代矣願育嬰堂所在多缺何欲為役大則

經始難為期久則規遠難司支納之籍嚴內外之防杜冒濫
之弊種種責焉是以當事慎之寧大郡也生齒之繁甲江左

而故未有育嬰堂歲甲子紳士耆庶某某等謀與是役而合
詞以請於宣宣乃倡會郡僚雅有同志乃捐乃募乃購馮姓

民房壹業葺而新之將以次第舉適宋公敦奉
天子簡來守是邦因出所立規條以就正公曰義舉哉抑何先得我

心也乃獎董率乃覆出入乃加鞠聖乃召鞠育兒有媪媪如
下人人有廩廩如干數月一再給以朔望期仍以其羨置田

如干畝俾老成者一人籍而掌之而堂於是乎落成竊惟古
先王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有養而初不聞有

棄子之禁豈先王慮未周歟何後世自戕所生之至於此極
也且嘗考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

於版異其男女死生三年大比以民數詔司寇獻於王王拜
而登之天府典綦重哉豈意末流俗敝殘忍若慣乃至富者

以溺女為常貧者並生男不舉藁而籍於道者歲數數也悲
夫昔鄭渾為政禁不舉子賈彭至舍盜不按而按城北之婦

彼誠知所務異乎俗吏之為之也顧寧郡養濟有院而育嬰
莫為之所恤及於垂棺之虞乃忍棄夫方雛之殼謂仁乎京

畿首建而省屬莫舉謂令乎天殺胎物有禁也而民莫與
孩其毋遺生成之憾乎則是茲堂之建豈敢自為德亦仰體

聖天子存老恤孤之至意而籍手以輔養濟之所不及云爾若夫可
大焉可欠焉則紳士耆庶之責斯特其嗚矢余於寧能無厚

望哉堂為左右宅者二虛一以適出入焉又進樓二楹又進
廡三楹其左門一楹進為廳三楹又進樓三楹徹而通於右

又進涵澗在焉垣周之是役也始於甲子之三月竣於丁卯
之十月月屬某某等請一言記顛末維宋公亦嘉宣之首事茲
堂而樂觀厥成也俾勒諸石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下

二十六

成志橋記

梅毅成 宣城

吾郡屬邑太平最為僻遠然界於池歙自皖江及新安浙省
咸取道焉山勢峻險豁谷阻深夏秋之交山水陡發病涉者
所在多有願其地非而娶雖病尙少若東鄉自折嶺而下淋
灘以上乃數郡必由之路峭壁四立崩剝迂迴其中惟洗脚

嶺嶺滿捷徑特下臨深谿石齒鱗鱗竹筏不能施向故有木橋然水漲輒冲去橋去則路絕征人不得已攀藤附葛盤旋於四立峭壁間既勞且險病者蓋衆且一歲之中不知幾苦此矣鄉之崔姓于邑爲望族其庠生名英者嘗睹此而心惻誓易木爲石以濟人旋以病殂志未遂也其子國學生上眷字德菴痛念之節衣縮食經營會計審其費可以集事適鳩工聚材經始於乾隆八年殫心盡力越五年戊辰八月工乃竣計長一千八丈用銀四千兩有奇予親家兩君別駕卽德菴族叔祖也嘗爲余詳述其事余聞而歎之是殆可謂善人可謂孝子也已爾嘗曰非獨此也當橋成時或謂士民於地方公事損費至千金上者例得上請議敘子曷不以聞於官府德菴曰否否吾建橋以成吾父志耳非爲己叨榮地也曷請爲余聞而更重之且有感焉夫世之人重財輕義者衆矣等學焉惟日不足率利是圖耳卽間有豪舉之士不惜厚資旋邀顯秩乃因趨名而舍利究之私己之念正與嗜利者等今德菴之建此橋也但知成父之志而不肯藉以博美稱占所云善則歸親又曰爲善無近名其是之謂乎以云孝子善人不謬也因樂爲之記且使過斯橋者均有所觀感而興起焉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下

五

重建試院記

雙慶提學

試院爲衡才地地運之盛由於人文之盛地弗靈於人也使

簡命視學

者恭膺

上江按臨宛郡郡守率多士以改脩試院請其後汪玉堂慕義獨捐以肩其事蓋其舊制稍爲狹隘目院前有司獄司說者謂其面罔圖於地道不利夫宛陵代多賢達未始非自場屋中來者曾無遏抑文光阻塞雲路也嘗不謂然竊意多

士幸生右文之世

國家培植人才至優且渥使者三年再試比年一試用以規文教之興士風之良凡慕義強仁者胥鼓舞奮興於其間然後知此地之重且大至士之樂育於中者不惜捐貲財費指畫以

恢擴其規模而使之巍然壯麗於以見我

朝文運之隆觀感振興其沐浴之源深也汪生秉乃祖遺言與其

伯叔汪觀瀾汪鏡汪國釗四分公輸銀計六千金一時鳩工

庀材既移建司獄於府治而頭門官廳及文場號舍次第修

置燦然可觀工既竣太守宋君請余作記余既喜汪生之孝

友一門而尤喜其急公向義有以樹表士林汪生可謂賢矣夫莊子之言大鵬也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惟士氣厚卽飛黃騰達之慕試院之不新固茲郡人文之所

致其所以肇鵲起聯翩之美者非地運實轉於茲而茲特有以培地運爾宋君守此邦有年其化導之功自有在余以采風流止宣石於

重脩試院碑記

宋敦

自督學有衡文之寄而試院爲校藝之場舉凡賓興籲俊辨材服官胥於此乎始基焉我

國家重熙累洽加意作人妙選詞臣專董學政重以大江南北道里遼濶分設兩使就近按部俾歲科兩試生童無跋涉焉侯之難甚盛典也宛陵名勝輿區人文輩出轄六縣一衛並廣德建平二州縣在郡附考統計生童不下萬餘人而衡文之地因陋就簡何以肅體統而伸士氣夫非守土者之責耶粵稽寧郡舊有考棚二一在旌德一在郡城皆係察院舊址自兩江分設後學使者不復詣旌而郡城察院遂爲督學專署余蒞事初適值歲試職司提調賦視試院地勢湫隘其大門偏向東開偏背乖方儀門偏近府禁體制未協詢於介衆僉曰形家者有文星掩曜之說取徑偏仄生童進試時擁擠喧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下

三

嘩莫可禁止操鑑者蝸舍僦居更不待言矣爰同僚屬輩亟謀所以更新者旌邑汪生觀瀾同弟任輩起而請曰此某父永年遺命也敢不獨力興脩以成使君之志余以工費浩繁未之許也生請益力余爲請於上憲督報可汪生庀材量工躬親操作經始於乾隆十四年四月初落成於本年十一月杪不費公帑不資旁貸計費六千金有奇是役也大堂後廡悉仍舊貫而鼎新之售尤姓民房三間增建閱卷樓上下共十四間左右書堂各三間庖福畢具別購他屋易置漆公祠地展拓東文場號舍計東西各設坐號一十九路共二千一百一十號棹斃整齊坐地寬廓有除道以通出入有箭廳以習校射移司獄司於府治後軍儲倉之側改建大門南向離位外置東西官廳六間府屬州縣師儒巡捕各有次舍堂左側設書吏房若干間門以外湖左右班房若干間胥役卽次如歸規模巍煥街道開闢士子魚貫而入彬彬有禮學使者自公退食從容校閱不患燥濕寒暑猗與備矣天下事易於舉墜難於獨任如汪生者可謂難乎哉告成之日余方上其事於臺司詳請入

告爲尙義尙文者勸汪生肅而謝曰此吾父志也亦以成使君之志也其何敢市微勞而邀

天龍乎其自任毅然其自視欣然不伐其功不責其罪此其度量尤

高出於尋常萬萬者余聞汪氏一門節行為閭里表率子若弟聞詩習禮能世其家昔吾鄉范文正公輸其宅以為學宮其子姓科第簪纓至今弗替汪氏長發之祥余於此舉則之矣今

聖天子闢門造士勸人文以化成天下汪氏弟兄叔侄聞風嚮義善成父志而又無梯榮計功之心異日者移孝作忠籲俊量才之選非汪氏之屬與余喜於籍手告成而幸此邦多士之得所寧字也遂為之記以樂觀其後云

重修鄉賢祠記

貴中孚 宣城知縣

宣州江南之勝區也或出或處代有間人豈人以地而特秀與然吾聞山不在高水不在深苟賢者在焉斯足以壽千古至今訪小謝之遺樓跡謫仙之舊境輒令人徘徊瞻眺而不能去矧復名賢之生長而俎豆者乎孕玉山輝懷珠川媚有自來矣邑之鄉賢祠建自康熙丙申之歲垂四十年廟貌傾圮乾隆辛未夏余宰茲土操刀初試思欲尋古昔之衣冠每當春秋瞻拜望几筵而願有以整葺之時節因緣志未逮也有章生斯盛世德來謁從容語及慨然獨肩其任蓋祠之建本於章君孝廉振世生乃以後裔而克紹前烈余固喜得藉手以觀厥成也爰畀之鳩工於今夏仲落成呈其冊二并錄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下

三

前使君杜公碑記及祠內有主而志闕畧者數人請詳載入府乘因求記於余余惟名節之昭昭事在前人業留天壤雖匹夫懷璧終不能匿其光况紀述纂備亦何庸置其喙哉然使相士立祠不數傳而倡義者否莫繼不且嘆後人之不古若乎今章生乃能嗣厥先志雖無老成尚有典型夫亦在廟之靈爽所式憑焉者耶是不可不記也丙申之前奉祀者主七十有九爵位所書亦有訛舛者章生乃一一參考而訂正之又復為受之請祀者二家立主以奉祠祀事亦可樹之風矣

重修崇聖祠碑記

我夫子金聲玉振繼往開來其古今廟祀加隆所以志高山景行之思者夫固踵事而增華矣在昔哲王猶慮水源木本之無以溯所自也受重道王之典期為崇聖祠禮明樂備至本朝而極盛此宣邑之學自前明一冉徒建今所而崇聖祠則特設建於雍正癸卯三顧言前令吳君信議重修迄今又閱十有餘年而棟宇之行且壞香幾不可以旦夕待余宰宛二歲日復於廢而求得所以得負之方今年春進此邦人士而謀之咸願糾全志協眾力一新廟貌行集事矣獨吳生國偉敏

容而前曰學宮爲禮教人文所自出而崇聖祠尤大聖人之所自出也倘使根本之地蕪穢不治其何以爲萬善勸國偉力雖誠敢不黽勉獨任以導此先路耶余方樂諸君子之勇於好義而彌嘉吳生之知所急務也乃慰諭而獎成之焉三月以竣工告余從太守後取日展禮則見夫摧者整之朽者易之傾頽而滲漏者繕之葺之丹碧輝煌煥然改觀有不能不羨程功之速經理之精者益見

重濬北城濠水故道碑記

寧郡東北城濠爲宛陵溪源出新田經驛山之陽而句溪諸水入焉爲衆流之尾閘也城中水利西有珍珠河志載出西南珍珠塘北東環府後木直街出鐵牛坊水埭門達於宛正德間改從西北溝沿逕東嶽觀側出城北東行入宛非復故道矣第按珍珠河北注從東嶽觀後埭門出城其西築高壩以捍之約之沿城北行次繞西頭濬過北闔城濠又東至鐵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下

三

仙橋入於宛溪考之地形家言以隨龍包絡形勢方位盡善前人改制厥有深意我國家百年涵煦可日繁北門吊橋濠築建民居竟等闔閭致下流日壅城中水積泛溢爲害遂有挾埭門外西埂以殺其勢由缺口而出別土橋建餞而下鐵仙橋吊橋各處幾至淤爲平陸矣民甚病之且深池之義謂何乾隆十七年三月弔橋民房災遂擬乘時開濬不令再行復建請於郡守宋公司馬祝公允紳士吳璟侯等之請行查請詳當經覆請遂將埭門外古埂補之沿城淤塞濬之弔橋城壕則請復之侵佔造房則永禁之一時羣情踴躍奔插爭先不數月而故道井然城河之水由埭門東行過鐵仙橋入宛溪矣從此各爲歲濬則事不煩而功信因爲之勒石以期久而勿廢

大成橋碑記

郭如阜 太平知縣

大成橋者崔生啟後與其族叔國光暨侄上春所重建也其先爲永鎮橋又其先爲洪潭橋凡幾廢興各亦數易前人創義捐脩或著支勒石歷載邑乘中至是而更名大成蓋將集前人之成而擴之其名稱其事不可不傳余不敏忝蒞茲土梁崔生之好義而薄利濟於無窮也謹爲泐而記之蓋橋臨大河乃黃山峯嶺諸水匯衝之所而江浙楚越豫閩廣絡

釋之要區也自康熙戊子蛟發橋傾基址日就蕩滌往來病涉者垂四十餘年夫前人有行之後人弗克成之是古今人不相及也顧工費鉅民力絀厥成艱哉將錙銖募丐敝敝焉孰人儲而進再三之辭雖身任其勞其功較淺而成亦不易崔生直古人哉不恃衆舉不惜巨貲叔侄三人毅然協力而成之傾廢之業煥然復新嘻可謂盛矣是役也昉於戊辰之仲夏竣於壬申之仲冬計費九千八百餘金而往來衝塞之區乃得各遂其坦然履道之樂倘非崔氏叔侄力行利濟出於意之所誠然雖家庭間迫而致之且無如之何此自爲洪潭爲永鎮以來又一大興廢之會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至其中功尤足難者前崔生上眷獨力數千金捐建洗脚嶺溪河橋已告竣至是復慨然助貲襄巨工方工未成前邑令申其事於各上憲疊奉褒予并飭令叔侄三人勒名旌善亭左以示獎勵茲余復課其貲費造冊告成上憲聞之喜可知也况夫親任茲土而樂觀厥成哉不朽之德余於崔氏叔侄有厚慕焉崔生啟後字仲虬係監生其叔國光字賓五號拙菴係貢生侄上眷字德菴係監生皆本邑東鄉閩人素有善行爲鄉里所推許所建橋面寬三十二丈濶二丈一尺高四丈三尺洞五每洞口三丈七尺又以餘貲平治橋邊石路計八十餘丈更名大成洵乎其大成矣

雙溪橋記

宋 敦

寧國古宛陵郡也郡以水得名宛水繞郭迤東台句水而北又東爲雙溪溪爲往來孔道溪流湍急一遇霖潦泛濫不知畔岸行者濡首病涉橋之建也始於明正德四年主簿李君文捐貲創造民咸德之因名其橋曰李公橋貢待詔汝成記其事侍讀施閏章復泐之於碣以志不忘自時厥後一葺於司理張君再葺於 陳君迄今百數十載橋下北趾被衝

陸深一丈餘橋孔傾去兩大半洞橋之上闕杆石面罕有存焉商賈行旅時切漂溺之虞向之所謂扶闕翼接喘腰鯨背者行且蕩爲巨浸矣釋是不修李君之成績不幾於泯滅乎余與郡以來顧視感然而貲費無出又苦於無產可鬻會臺司檄行勸諭爰乃協同邑令詢於介衆皆以爲便遂擇紳士耆民中之材幹可信任者共庇其事而生員劉受祚實董其成宣旌二邑士民輸將恐後度材命工量能授事余亦以時至其地稽其勤惰課其殿最經始於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之望斷手於十八年之六月計於橋北脚下斜封石壩一十三丈有奇橋之下補洞石四欄杆具備共工費一千兩有奇是役也不煩徵發不費公帑民不告勞力不告墮兩年之內翼然屹然煥乎一新庶幾李君之成績不至於泯滅而民其永

賴矣乎劉生等請記於余余惟李君一縣僚幕職耳而能獨力經營以底於成余之爲是舉也不能不借助於將伯余之抱愧於李君遠矣雖然余得藉手於紳士告厥成功以復舊貫則余之竊比於李君有厚幸焉而此都人士之竭蹶赴功黽勉從事俱不可以不書也遂從而爲之記時乾隆十八年歲次癸酉菊月吉旦立

重脩關壯繆廟記

漢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壯繆忠肝義胆照耀千古其奉詔立廟也自北宋始自時厥後靈應懋著王封帝號歷代有加侯之廟食像設殆遍天下我

國家應天撫運懷柔百神而於侯獨尊崇備至郡邑所在奉勅建祠追封三代設立木主於後股春禱秋嘗同日祭享兩楹之奠備物備器幾與

宜聖埒蓋侯之心地節概與日月爭光乾坤台撰鬱抑於當年而大發越於昭代此天道之固然亦曠典所未有也寧郡故有壯繆廟在城南鼇峯前康熙年間郡司馬鄭君載颺所創殿廡門樓制度畧備閱歲既久傾斜支撐凜然欲壓春秋登享移設於城隅會館中委巷鼓雜方位又復北面徧背不合甚小稱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下

三四

朝廷顯揚至意以歲之不易未遑興作比者時和年豐百廢粗舉爰同宣城令貴君謀所以由舊者首先捐俸倡導紳士鳩工經始正殿後廡修葺逾半而經費不敷未潰於成邑商金嘉合等僉起而言曰脩復遺廟均邀神惠我儕素願也庸敢協力贊襄以昭報賽公其許之乎余鑒其忱重爲所請乃爲之勾會計備俾樂輸者親董其事不以一錢假胥吏手歡舞就功不旬月而告竣祠廟轟然樓閣翼然堂宇歸然脩建後殿三楹奉侯三代木主於其中又於正殿旁置齋室一笏爲承祭者盥沐所締構堅緻彤髹駁蔚規模巍煥有加於舊夫宣於三國時爲孫吳丹陽郡或謂遺恨在吞吳侯之宿憾未平也而抑知追封享祀廟貌森嚴歷世相仍欽崇一致况今者受命

上帝應護

真主普天率土罔非賜履率然起敬實式憑之則侯之我將我享而福祐我人民也不且暢然其滿志哉而又何說焉邑人曰善請書之石以詔於後余嘉邑人士尙義仔肩而重喜宣令之相與有成也遂續而爲之記其捐脩歲事諸姓氏具在碑陰

重修朗陵城垣碑記

陳應聯

知縣

國家承平百餘年四海又安金湯鞏固誠邁古治矣我

皇上御極之二十七載奉

太后安輿重幸江浙省方問俗爰咨各土重計守臣以城垣宜修進制日可下其議陵在奏焉稽陵為漢春穀區昔無城至前明正德間胡尹置四門嘉靖之際却尹始建萬厯時沈尹復增之其規制外輒內土今丈得牽長一千四百九十三丈有奇高二丈城為上游山水滙繞分派流西南開徑城內合注北關會漳淮水以達江康熙五十二年宋公與邑紳捐助重脩後數被衝刷幾無完者前尹屢請於各憲皆報可未就役庚辰冬予奉

命來莅斯土週遭閱視每念厥功維艱越癸未檄至乃按規召匠計工度材估詳通拆全修制惟舊而功惟新樂輸者恐後報捐者不輟共得金三萬疇撥濟者亦如其數經費既定延紳眾劉融汪清劉峻王大鶴汪邦選何揄揚曹夢箕葉大薦等率作興事若司土木慎厥材若任甄石稽其料若驗器具考課夫勤惰予日與縣佐督察諸役自春徂秋天應於上雨暘若也人懼於下作息優也不終歲告厥成老幼扶杖提挈來觀乃欣相告日自今以始其惟無疆之休惟無疆之恤哉維茲

三十年春

聖天子復奉

寧國府志

卷二十三

藝文志

文下

三五

太后安輿來巡守臣以此復厥命喜可知已帶礪永垂陵之厚幸與予之適逢與拜手以紀諸石